

谈通鉴论

一
函
九
册
函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德宗

驟爲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爲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爲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審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恆不敵不善者之巧給奚望其善之能有終邪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槩論哉胥一善而或爲之而效或爲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

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隳功
遂以疑善之不足爲也胥爲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
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
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
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
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忍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
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
決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決於用賢也以闊略而得人無
他審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事之或然而
持其志以永貞非從人聞善而遽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

之初政舉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
閑制武人慎簡賢才以在位其爲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袞
之私速奪其相位以授所斥責之崔祐甫因以震動中外
藩鎮有聰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
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姦臣聽讒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
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
有之道聽而襲取之迨乎物情之變固不可知期效迫而
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鹽
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軍
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

巨萬張涉以舊學師友坐贓放黜所欲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熒之無惑乎窮年猜忌內蠱而外離也嚮令德宗於踐阼之始曲體事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重輕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名實之同異析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眾事一人之過不以疑眾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可信也堯不以共驩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廢親親三折肱爲良醫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於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

法爲賢者設乎誠賢矣雖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姦私而賢者亦循之以寡過唐旣於牧守之外置諸道諸使使自擇任寮吏於是其未亂也人樹黨以營私其亂也聚徒以抗命沈旣濟上選舉議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銓除且曰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辟吏之法何其不恤當時之大害至此極也自天寶兵興以後迄於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門背公死黨以逆命謀篡割據分爭者誰邪旣濟以爲善政而論者獎之爲三代之遺法甚矣其貽禍之無窮矣夫環天下之賢不肖待銓除於吏部

不足以辨不齊之材品此誠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
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權於一人者天子憲天以立極猶萬
彙之榮枯統於真宰也分進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進
牧守使臣糾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猶春夏之司生
秋冬之司殺互成歲功也牧守旣臨下以考功罪矣又使
兼爵人祿人之權焉則誣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
之以判官副將聽諸使之自擇其威福下移之害旣可睹
矣激安祿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黨劉展以反者江淮親
舊也勸李寶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導李惟岳以自立者
畢華也說朱滔以首亂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稱王者李子

千也自非端士必懷祿以爲恩足不涉天子之都曰不睹
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問忠孝哉故自田承
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洎乎李克用朱溫王建楊行密
皆有盡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無與爲謀唐
之亡亡於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無釁牧守無妄動之心
而互相輔倚以貪縱虐民蕩佚法制亦孰與禁之而國民
之交病不可詰矣旣濟倡爲邪說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
其爲藩鎮之內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
大綱已失必取其細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試於
今不軌之情已不可揜矣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子之心也兩者竝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豈必唯父命之是從哉況乎有同吝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殫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奢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嬴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山之役哉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云乎哉夫人不愧於天不怨於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懷其恩者過墓而歔歔聞其風者望阡而愴想卽其不然亦相忘於

林巒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
弗知之邪如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
不樹哀然平土而操斲以殽之猶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
言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士
庶人有財而得爲皆可致而無弗致也況四海兆民之元
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爲天下客乎喪禮之見於
士喪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車抗木茵髮明器空中人
之產士貧且賤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率萬
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矧可不及邪遺
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脔削斯民致之死亡

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爲辭吝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
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壑而聽狐蠅之囁食也
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葬代宗於元陵詔從優
厚而令狐峒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失顧命之意不仁哉
其言之乎爲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沒
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
之言爲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
必誅勿赦者與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唯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
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

以定爲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
令無恆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卽其
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
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
胥豪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
下翕然奉之而荆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汎
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
爲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
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
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橫加賦斂因事

取辦而無恆乃至升斗錙銖皆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
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
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
尚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爲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
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
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爲一定之規民雖
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
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
應迫者皆以爲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
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

寢粗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箕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爲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國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爲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爲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畱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興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恆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爲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唯據亂法以爲法則

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爲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卮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爲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

天下之需而不使羣司分索於郡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
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橫互以立制其定
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苟且便利之一
心奚取於簡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
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簡其可易言乎
炎不足誅君子甚爲英惜焉

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晏爲小人晏之不得爲君子也
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倨驕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論
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國無恆畜而事起倉
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橫取無藝以迫民於死

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於聚財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
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爲
功於天下哉晏之理財於兵興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載
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貴糴凶則賤
糴使自有餘息以供國而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餒瘠其
所取盈者姦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
非以殃民也權鹽之利得之姦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
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輸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
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
括富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閒架重剝餘民之政興晏爲小